

在当代中国
农村改革的急风骤雨中
无牵无挂地寄托着人民的苦乐
痛痒和命运的希望安危

中国农民

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

袁天枢著





国防大学 2 060 6212 4

中国农民

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

袁天枢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麦天枢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4
ISBN 7-108-00709-6

I. 中… II. 麦… III. ①电视纪录片-解说词②电视影
片-解说词 IV. I235.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056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彩虹印刷厂

版 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8.5

字 数 14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7.80 元

仰望大地（前 言）

拿起电话，那憨憨的苏北汉子憨憨的声音，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这几年我安坐书房，极少跟外面的朋友联系，这时候正全神贯注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一书最后部分的写作，通常敲门、电话都不大理会，这次信手抓起电话筒，竟然就改变了我一年多时间的生命程序。

对方是中央电视台的青年编导夏骏。实际上，我们仅仅在数年前见过一面。在北京故宫近侧一位故友拥挤的卧室兼客厅里，大家啃着鸡腿，议论当时热闹非凡的“报告文学”，议论他和一批合作者正在筹备、日后不幸成为一个时代不幸标志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而他，正是那部充满思虑的情绪和在情绪中思虑的异味宣传品的编导。

——我在这里不想讳言他和一些人不久前做过的事情。一方面，那时他才 26 岁。应该说，直到围绕着那部翻着跟头赶出来的电视片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他才一步一步地知晓所参与的事情的性质

与轻重。在社会的舞台上动弹的人总是这样，要被不断地放置到端详和辨认自己的足迹的位置上。预知后事的妙算者很少很少，少到几乎没有。而我之所以不欲讳言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以为不论什么理由的忌讳，都会成为社会思想健康发展的障碍。如同当年《河殤》的创作者们不该满怀情绪（或激情）以鼓动者的姿态简单对待中国社会变革这样“唯此为大”的历史命题一样，今天我们也无由简单地对待《河殤》——当时那样一批人做了那样一件“作品”并那样地得到了呼应，今天看来，它本身就说明着需要反省的中国社会思想的某些侧面。不能想象，没有这样的反省的社会变革，能有经受必然会有的各种社会震荡的精神能力。我想，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样的事故之后，中国富有历史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会以更为成熟、平静的态度反检我们自己，回到真正的真理和正确的策略的探索中去。

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是：思想者议论天下时，会当然地保持一种平静的姿态、容貌甚至语气，而绝不会成为社会情绪的迎合者或纠结者。社会思想者不能像舞台明星或通俗小说家那样追求“轰动效应”。尤其是在全天下万头攒动亢奋地奔往一个崭新的社会目标的时候，理性的警钟悠悠长鸣，才是社会安全所需要的合理景象。我们应该有勇气郑重宣告：思想的“《河殤》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当踏踏实实的

社会思想在它本来的轨道上潜力生长的时候，负责的、有意义的阐释，全都以亲切、告诫、劝导的而不是以鼓动、宣扬、号召的方式表现出来，由此思想的接受者也具备了这样的常识——突然冒出来的“新观点”，往往叫得最响的恰恰是最具危险的。在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讳言《河殇》，有意躲闪那个在中国社会开放的“精神躁动期”里匆匆脱胎的营养不全的婴孩呢？

.....

那个电话讲得很长。几年来我几乎绝少这样“利用”电话——不论市内还是隔洋来的电话，已经习惯于极简单地问问“近来”，就道“珍重”和“再见”，而这次却对着千里之外的北京讲了近半个小时。照例的寒暄之后，他说他读到一篇我不久前发表的文章，读后留下极深的印象是：我内心要比他想象的平静，他为这平静感动。那篇叫做《跨世纪命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书林》杂志1990年5月的终刊号上，夏骏外出拍片，在一个小城市的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了它。因是篇数千言的理论文章，没时间当下读完，他便将它悄悄地撕下来带走。这一偶然插曲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今天的电话，那就是他应邀拍摄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的时候，想到要找我与他合作。

他说国务院五大公司之一的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要投资拍摄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十年来改革成

就的专题片，已经邀他编导，并跟对方商妥请我总撰，问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

“时间”是随“兴趣”流转的，可这“兴趣”呢，我一时竟无言以对。

思想的长进怕热闹，而我作为一个以生命的几乎全部热情关注思想的人，过去却无意中被推上总怕不热闹的文坛折腾了几年。感谢历史和生活，终于让我急刹车，从身到心都安静下来。在书房坐下来的日子里，在宁静的阅读和思考中，我深为自己过去满怀激情写的许多文字汗颜。揭露呀，批判呀，否定呀，一知半解的“反思”呀，实际上跟单纯的歌颂、赞扬、吹捧、无知无解的附会一样容易也一样有害。中国社会突然面对世界的时候，亟需时间冷静地看看别人，看看自己，选择路径。缺乏理智或缺乏深思熟虑的热情转瞬间便将整个社会推到危险之中。虽然并不能说我写的那些东西真的起过什么了不起的作用，但激情的海潮却是由溪流甚至雨滴汇成的，推波助澜者人人都有一份真正需要“反思”的责任。

社会思想的建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热情和一时的聪明并不能指点江山。如果我们真的寄希望于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有价值地参与进去，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早上劳动晚上就得到收获，今天的心血和辛苦明天就换成掌声和鲜花，甚至要有准备做终生得不到回报的“牺牲者”。是的，经得起社会过程检

验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自己——某个确定的人拿出来，但在一批有志者的努力中，总会有富于营养的果实挂满枝头……

正是在这份反省的基础上，这些年我足不出户，埋头读不久前的历史，读鸦片战争以来就已经面对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的前途问题的前辈们的思虑和言论，读我所能找到的东方、西方的名流显学们对中国社会的评点和议论……。于是，我择定第一部写作出版的著作的内容，是关于鸦片战争的，我想从那个源头开始，以自己可能的方式重新梳理我们这个文明与我们要接受的文明的质的差异以及作用到今天的规律性；于是，我选择了黄河中游、中华腹地的古河东——山西晋南为生活基地，邀集了几位年轻朋友，有组织地开始对那里的人的社会伦理结构进行以零为原点的考察，想以这个古今都富“代表性”的土地为模型，借以解剖一个伟大文明生存运转的社会基础，对这个文明的一些根本原则在活的生活的基点上给予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给予的分析和整理……。我想，作为曾经的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我将不再关心眼前的事情；将以较为超脱的心理，认真做些需要时日的基础性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和写作并行的过程，它将经受各种因素的引诱和打扰……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了个头，这个热闹的时代的

第一标志物——电视，就来敲门了。

我学着夏骏的语气，很委婉地谈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对他已应诺的题目谈了两点想法：那么大的课题，是不是适合用电视来表现？过于考虑眼前的创作动机，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中间是不是有变化，即便不会变，就一部电视片来讲，我们能对农村变革和这个变革中的人们，给予已有认识之外的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些因素他也考虑了，不过他是把它们作为我们合作以后要解决的问题。他离开这些“托词”开导我的那些话，的确也不无道理：你已经坐了几年了，借作这部片子全国跑跑、看看，对你正在做的事情一定也很有好处；电视这东西，你也没办法回避它。一本书才有几个人看，把有价值的思想以这种形式加以传播，意义要比写书大得多……

的确，谁也不能无视这个时代在思想运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技术规定性。的确，我要潜心用力的，也不是那种我做不了也不愿做的纯粹书斋里的“学问”。我试探着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我这里有一部书——关于古河东的写作提纲，当然也是关于农村和农民的，并且我以为那里是我们的千年文明和整个现实社会的根基，我寄去你看看，你如感兴趣的话，我们干脆合作拍河东，题目就叫《永生的东方——关于一个伟大文明的社会生物学解剖》（后来确

定要拍时，这部片子以夏骏十分老到的意见，将主标题改为更中性、更简洁的两个字：东方）。

你快点寄来吧，他说。

我们似乎注定要合作一次。不多天后，夏骏又来电话了，他说读了《东方》的提纲，他认为是一部应该拍也应该拍好的文化思想片，他说他对这个东西甚至有着不亚于我的热情。之后，他又说这件事他一个人定不下来，“弄电视跟写书不一样，没有钱不行”。他希望我能尽快去一趟北京，和“中农信”的老总们当面谈一谈，早点儿定下来，就可以着手准备，争取来年春节能开机。

我被这种并非出于性格的节奏感动了。虽说当初亮出这个东西，心里还有抛个拒绝出门的软手段的意思，现在在如此的“理解”和“呼应”之下，那个意思也不能提了。不过，依着我的性格，还是直率地提出另一个问题：夏骏，你要打定主意和我合作，就得有个思想准备，那就是“告别《河殇》”。我以为我们将要拍摄的，会是一部从风格到内容都相当平静的片子，甚至应该没有什么“轰动效应”。

不论在哪个领域里，爆破的声音向来比建设的声音响亮，而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思想建设的位置上来。

没有想到，夏骏对此没有异议。后来在北京畅谈

时我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着与我方向相同的反省与认识，我们在这里是完全“合拍”的。

于是，我不再说什么，匆匆结束了《昨天》一书的后期工作，深秋时分如期前往北京。

耗时一年半，耗资近百万的工程，就这样上马运转了。

当然，一切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投资方与创作者多次讨论、交涉、妥协的结果，不是催产了六集共300分钟的《东方》，而是首先摄制了16集共560分钟的《中国农民》。

幸运的是，作为《中国农民》一片投资方的决策者们，都是味儿很浓很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界和抱负，使《中国农民》超越“总结报告”、“改革宣传”、“政策解释”的通常地位，在两种文明的时代冲突、融合这个层次上有所探索的意图得以实现（探索得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中间的来来去去，已属“散记”正文的“后话”。

总之，作为电视片，一项前途难料的艰苦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执意要以十三年的改革进程为背景，把九亿农民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本体和生命载体，探讨和展现不同文明冲突、融合的规律性过程。

片子之外写一本书，是拍摄过程中产生的想法。

熟悉了另一个行当才发现,对于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电视这东西其实是个很“浪费”的形式。确定的长度,必须讲究可视性的表现过程,决定每集都不可能容纳过多内容,但在漫长的、以中国为范围的大面积采访中,我新又领悟到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感到有必要以这次拍摄过程为线索,写一本稍稍游离于电视片的东西。

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想宝库。回头翻检我们争吵激烈的近代思想史,发现只有梁漱溟、费孝通两位先生真正埋头光顾过那个广阔的世界——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光顾依然是十分短促的——心里不免神伤。或许,这正是中国社会思想长期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生存在一个农民的国度,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要改变的整个精神系统,都是由漫长的农家生活方式酿造的,而指点江山的人们,距离这一动态的基础又是那样的遥远……

我感谢这次机会。它使我在多年集中考察“古河东”的基础上(读者在我和我的同伴将出版的《东方——一个伟大文明的生物学解剖》一书中,会对那个内涵丰富的世界有所了解),有机会在更广阔的——以几乎整个中国为范围的土地上,丰富和印证我对我们这一古老文明的理论思考。

我的确是以“仰望”的心情去观察和省视母亲之

地的。不论对它过去岁月里的辉煌积淀，还是对今天它迎接一个全新时代所呈现的整个人类史上都堪称壮烈的景象，无论从理智还是从感情出发，我都只能报以深深的景仰之情。

总之，这是一本看似随意的书，但却不一定是一本轻松好看的书。不过我相信，在翻卷的物欲之潮剥夺人们的未来意识的时候，总会有一定数量的人会保持对社会未来的兴趣，热衷于思索一些不具现实利益的问题。

这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是“大有大的难处”的中国的“大”的好处。

目 录

仰望大地(前言)	1
一 过年	1
二 在北京	35
三 淮河流过的地方	51
四 虎头山上	72
五 中国式的事业	78
六 在那遥远的地方	99
七 两江交汇处	115
八 广东行	132
九 赵家庄子	151

[附 录]

16 集电视片

《中国农民》解说词	167
-----------------	-----

地分南北(167) 老梦初醒(170) 血水交融(176)
风流人物(181) 举业乡土(186) 古国新都(192)
谷底人生(197) 钱在旅途(201) 阴阳无极(207)

走向秩序(212) 心灵无狱(217) 江河竞流(222)

铁色春秋(228) 魂系远方(236) 皇天后土(241)

天长地久(249)

后记 259

一 过年

1 常说“新年伊始”，而实际上，我们的年——绝大多数守着土地的人们过的“年”，则并非一年之始，而是四季之终，是日月循环、天地阴阳的一个自然和生命的阶段性总结。

物衰物荣一轮，人荣人衰一岁。东方之“年”以它极其乐观的态度，设计并体现出一个古老文明的许多重要的文化景观。

如今，城里人开始不太看重“年”了，尤其是大都市里耳朵里塞着音乐，脚上套着“耐克”，胸脯上挺着或脊背上背着英文字母的年轻一辈；显然另有追寻。大都市里春节的气氛弱下去的时候，新年前面那个原本属于别人的圣诞节却一年旺似一年地红火起来。92年春节的一个月前，当我又一次前往北京，与有关方面最后商定《中国农民》的大致拍摄方向的时候，恰逢北京城里闹圣诞节。一位写诗的友人前来约我去一睹天主堂的壮观景象。

的确有虔诚的老教徒们前去度过心灵的节日。他们满脸庄重地听唱诗班的歌唱，一指千钧般在胸前划“十”字，低首与上帝默默言语。而更多的人，那些衣色鲜浓的少男少女们，则多互相套着胳膊肘，男的抽着“肯特”或“三五”，女的嚼着口香糖或鱼皮豆，成群成伙地在那里吵吵嚷嚷。于是，十字架高悬的教堂门前，如同前门外的大栅栏一般……

这似乎是世俗社会大众精神崇尚现象的一个象征。试图以理性展望民族文化前途的人们大约还不能不为此感到惊讶和奇怪。日新月异地追求物质生活新水平的现代社会，必然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刺激活动相伴随。“圣诞节热”，大致跟西方和港台的流行歌曲、选美比赛、三点式泳衣以及太阳镜牛仔裤超短裙们一样，你起我落地热热冷冷，冷冷热热。追赶世界性的时髦汇成大大小小的时潮，不时鼓荡着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路途上奔跑的“现代人”们，因此构成我们的民族正在全身心迎接新时代的大众生活的新的节律和色调。

西方生活方式获取物质财富的能量，使伴随着它的一切部件都光彩夺目起来，它身上的每一根毫发，都在经济巨人的趾高气扬中魅力无穷，“美”的、“好”的标准在后来者的生存圈里大面积塌落、大面积更新。就说那占据现代“美”的大半个台前世界的女人们吧，接受公众验收的模样、规格，不多几年里